

浙江文叢

夢窗詞彙校箋釋集評

〔中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夢窗詞彙校箋釋集評

〔中冊〕

〔宋〕吳文英 著
吳 蓓 箋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花犯

郭希道送水仙索賦^{〔一〕}

小娉婷，清鉛素靨，蜂黃暗偷暈^{〔二〕}。翠翹敲鬢。昨夜冷中庭，月下相認^{〔三〕}。睡濃更苦淒風緊。驚回心未穩^{〔四〕}。送曉色、一壺蔥蒨，纔知花夢準^{〔五〕}。湘娥化作此幽芳，淩波路，古岸雲沙遺恨^{〔六〕}。臨砌影，寒香亂，凍梅藏韻^{〔七〕}。熏鑪畔、旋移傍枕，還又見、玉人垂紺鬢^{〔八〕}。料喚賞、清華池館，臺杯須滿引^{〔九〕}。

【彙校】

題：毛本、杜本作『水仙』，王本從《鐵網珊瑚》改。別本同。

敲：《四明》本作『歌』。別本同。

化作：各本同。《詞律》云『作』字宜平，疑『爲』字之誤。杜校：『按』爲『字不及』作『字健，蓋以入聲作平者。』

還又：毛本、杜本作『又還』，王校從《鐵網珊瑚》改。別本同。

紺鬢：毛本『鬢』作『鬢』，杜校從《詞譜》改『鬢』。別本同。按王、朱謂遵《鐵網珊瑚》作『鬢』，然張壽鏞本《鐵網珊瑚》作『鬢』。

池館：毛本、杜本、王本同。朱二校、《四明》本、鄭校從《鐵網珊瑚》作『池曉』。鄭《校議》云：『案左思《魏都賦》：「疏圃曲池，下曉高堂。」「池曉」正自有本。』明鈔本作『館』，朱三校、四校復作『館』。

【聲律】

《詞譜》卷三十：又一體：『此亦與周詞同，惟後段第六句多押一韻異。』

鄭文焯《手批夢窗詞》：『昨』字作平。『月』字作平。

【箋釋】

此詞爲《鐵網珊瑚》所收夢窗新詞稿十六首之第十五首。依鄭文焯之說，當同第一首作於淳祐三年（一二四三）。任銘善、吳熊和師以爲非是。參見《瑞鶴仙·癸卯歲壽方蕙巖寺簿》箋釋。

〔一〕郭希道：生平不詳。朱孝臧《夢窗詞集小箋》疑郭清華即郭希道，夏承燾《夢窗詞集後箋》則肯定之：『今案集中有《聲聲慢》「陪幕中餞孫無懷于郭希道池亭」（《絕妙好詞》作「郭園」），又有《喜遷鶯》「同丁基仲過希道家看牡丹」，《花心動》「郭清華席上爲放琴客而新有所盼，賦以見喜」、《絳都春·爲郭清華內子壽》、《花心動·郭外尚有《婆羅門引·郭清華席上爲放琴客而新有所盼，賦以見喜》、《絳都春·爲郭清華內子壽》、《聲聲清華新軒》、《絳都春·余往來清華池館六年……乃復作此解》、《喜遷鶯·同丁基仲過希道家看牡丹》、《聲聲慢·陪幕中餞孫無懷于郭希道池亭》。此詞上片言夢見水仙，下片詠郭氏所送水仙。以美人喻之。〔二〕

首韻言水仙姿態、裝扮。娉婷：姿態美好貌。又可直喻美人。歐陽修《啼鳥》詩：『把盞常恨無娉婷。』則「小娉婷」者，猶言「小美人」。清鉛素靨：水仙花色素淡，故稱。鉛：鉛粉。蜂黃：指花蕊言。又蝶粉蜂黃唐人用作宮妝。李商隱《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之作》：『何處拂胸資蝶粉，幾時塗額藉蜂黃。』一說蝶粉蜂黃喻人貞節，宋

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十四：『《道藏經》云：「蝶交則粉退，蜂交則黃退。」周美成詞云：「蝶粉蜂黃渾退了。」正用此也，而說者以爲宮妝，且以「退」爲「褪」，誤矣。』

〔三〕三句謂昨夜中庭月下，見其翠翹敝鬢，娉婷玉立。翠翹：喻水仙花：《廣群芳譜》：水仙「冬間于葉中抽一莖，莖頭開花數朵，大如簪頭」。

〔四〕二句謂從夢中驚回，方知前見皆爲夢境。

〔五〕三句謂曉來見郭希道所送水仙，纔知花夢準。一壺蔥蒨：《廣羣芳譜》：水仙「叢生，根似蒜頭，外有薄赤皮，冬生，葉如萱草，色綠而厚」。

〔六〕《湘娥》三句謂水仙乃湘妃化身而來。湘娥：舜妃。舜南巡不返，舜妃望之久，投水而死，化爲瀟湘女神，亦即「水仙」。凌波：魏曹植《洛神賦》：「凌波微步，羅襪生塵。」

〔七〕三句以同爲冷香的寒梅作比照，梅臨砌而水仙淩水，謂梅韻略遜一籌。

臨砌影：指梅花言。宋范成大《宜春苑》：「連昌尚有花臨砌。」又李煜《清平樂》詞：「砌下落梅如雪亂。」

〔八〕四句謂纔聞其香（熏鑪），又見其人。熏鑪畔：用宮中女官事喻水仙。《丹鉛餘錄·總錄》卷九「女史」

條：『唐尚書郎入直，供青縑白綾被，或以錦綉爲之，給帷帳、通中枕，侍史一人，女侍史二人，皆選端正妖麗，執

香鑪、香囊護衣服。唐詩「春風侍女護朝衣」，又「侍女新添五夜香」，韓退之《紅桃花詩》「應知侍史歸天上，故

伴仙郎宿禁中」，皆指此也。』《廣群芳譜》：水仙花又名女史花。此用女史典故，當隱爲郭清華占京官身份。

〔九〕三句料想水仙喚賞于清華池館時的情景。清華池館：見《絳都春·余往來清華池館六年……乃復作此

解》箋釋。臺杯：指水仙花。楊萬里《千葉水仙》詩序：「世以水仙爲金盞銀臺，蓋單葉者，其中真有一酒盞，深

黃而金色。」

【集評】

陳洵《海綃說詞》：「自起句至相認，全是夢境。『昨夜』，逆入。『驚回』，反跌。極力爲『送曉色』一句追逼。」

復以『花夢準』三字鉤轉作結。後片是夢非夢，純是寫神。『還又見』應上『相認』，『料喚賞』應上『送曉色』。眉目清醒，度人金針。全從趙師雄夢梅花化出，須看其離合順逆處。

陳匪石《宋詞舉》：沈伯時《樂府指迷》曰：作詞用花卉之類，須略用情意，或要入閨房之意。然多流淫豔，應自斟酌。如直說花卉，而不著些豔語，又不似詞家體例。此夢窗家法，可據以觀此詞矣。首句寫花瓣，次句寫花蕊，第三句寫花吐，而以『娉婷』、『欹鬢』傳其豐神，皆正面也。然實從『中庭月下』認而知之，故第四句承上起下，因文生情。『睡濃』二句，以十二字具四層轉折，皆由昨夜之冷體會出來。翠袖天寒之感，蛾眉見嫉之防，兼而有之。『曉色』既放，『花夢』重回，又是一轉，則疑雲盡掃、驚魂甫定也。過變因『花夢』之『準』，想到身分之高。『湘娥』、『凌波』，水仙正面。『雲沙』從『湘』字想出，而『雲沙遺恨』，又是一轉，隱寓折戟沈沙之痛。『臨砌影』十字，在旁面一襯，曰『凍梅藏韻』，則『遺恨』本自未消，『淒風』依然告緊。既移鑪畔，又移枕側，更使近玉人之髮，一片愛護深情，比諸金鈴之繫、高燭之燒，更爲真摯。從『昨夜冷』至此，愈轉愈深，亦鬱亦厚，不必依常州派論詞法，別求寄託以實之，亦覺其必有所感而言。而意既層出不窮，筆亦回環宛轉，學者苟深味之，當識夢窗之真面矣。末二句渡到郭希道作結。『清華池館』，希道所居，見朱氏箋釋。夢窗集中，有『郭清華席上』、『婆羅門引』、『爲郭清華內子壽』、『絳都春』、『往來清華池館六年』、『絳都春』、『過希道家看牡丹』、『喜遷鶯』、『郭清華新軒』、『花心動』、『飲郭園』、『聲聲慢』諸作，可見其往來之跡，而人與地不可考，厲鶚早慨之矣。朱孝臧極稱此詞潛氣內轉之妙，爰引申其說以述之。

劉永濟《微睇室說詞》：陳洵說此詞，『自起句至「相認」，全是夢境。』又曰：『後片是夢非夢，純是寫神。』按夢窗最工寫夢，是化實爲虛法。此詞一起，句句皆將水仙人格化。水仙花瓣爲白色，故曰『清鉛素靨』，花蕊爲黃色，故曰『蜂黃暗偷暈』。『翠翹』，《群芳譜》：『水仙冬間于葉中抽一莖，莖頭開花數朵，大如簪頭。』故曰

『翠翹敲鬢』。凡翹起之物皆曰翹，如鳥尾、花枝、冠飾及釵、簪皆然。『昨夜』二句本郭送來水仙，卻說爲水仙忽降於『中庭月下』，境界便空靈。驟讀此數句，尚未知是寫夢境。至『睡濃』二句，有『驚回』之詞，乃知上文是夢。過拍更明說『花夢』。『一壺蔥倩』即實寫水仙，水仙花葉皆從一壺狀體內抽出，故曰『一壺蔥倩』。『托夢準』者，初夢水仙降於『中庭月下』，『驚回』果見郭送水仙，故曰『花夢準』。換頭忽又幻想此花乃『湘娥』化身，因有『古岸雲沙』句，此句暗用《湘君》篇。湘君，舊說爲舜妃。舜南巡不返，湘君望之久，死爲水神。故有『遺恨』之句。『臨砌影』三句用梅作陪襯，因黃庭堅《水仙》詩，有『山礬是弟梅是兄』之句也。『熏鑪』句則醒眼所見之水仙。曰『還又見』，回顧上半闕『月下相認』句，故曰『又見』。『玉人垂紺鬢』仍以人狀花。歇拍之『清華池晚』，乃郭希道之園圃，此言花在郭園，供主人賞玩也。『臺杯』句雙闌花之形狀與賞花之酒盞。《山堂肆考》：『世以水仙爲金盞銀臺，蓋單葉者，其中似一酒盞，深黃而金色。』陳洵謂『後半闕寫神，蓋以湘君之幻化，亂凍梅之寒香，及見玉人之紺鬢，皆攝取水仙之神韻爲詞也。』至謂『是夢非夢』，不如說是想象之詞，方與前半闕寫夢不犯複。

蝶戀花

商調。

題華山道女廟^{〔一〕}

北斗秋橫雲髻影^{〔一〕}。鶯羽衣輕，腰減青絲賸^{〔三〕}。一曲遊仙聞玉磬。月華深院人初定^{〔四〕}。
十二闌干和笑憑。風露生寒，人在蓮花頂^{〔五〕}。睡重不知殘酒醒。紅簾幾度啼鴉暝^{〔六〕}。

【彙校】

紅簾：朱二校本空作「□□」。杜本（從《戈選》）、《歷代詩餘》作『覺來』。王本從葉申薌《本事詞》補作『綠窗』。別本同。《詞綜》作『層城』。

【聲律】

《詞譜》卷十三：『唐教坊曲。本名《鵲踏枝》，宋晏殊詞改今名。《樂章集》注小石調，趙令時注商調。』共三體。此與馮延巳『六曲闌干偎碧樹』詞同體。

【箋釋】

〔一〕華山道女：見《瑞鶴仙·贈道女陳華山內夫人》箋釋。楊鐵夫《吳夢窗詞箋釋》：『按唐、宋公主多不下降，入道爲女冠；內人之失寵者亦然。上《瑞鶴仙》之陳華山內夫人是也。此道女疑即其人。此等女冠多有穢行，文人對之多作輕褻語，昌黎《華山女》詩亦不免此。此尚算莊言。』〔二〕題扇面之作，可分兩種情形：一爲扇面本有畫圖，配圖而作；一爲白面。此作不知何種。主畫面爲女子憑欄身影，其餘筆墨皆結合道女身份附會而來。首句以『雲髻影』出女子身形。『北斗秋橫』則主要爲切道女身份，有取受道『醮』法場景。《隋書》卷三十五《經籍四》載：入道之法，潔齋後受籙，行『上章』、『醮』之法以消災度厄。『夜中於星辰之下，陳設酒脯、餅餌、幣物，歷祀天皇太一，祀五星列宿，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，名之爲醮。』『星辰之下』、『祀五星列

宿」，即爲裁取。賈島《元日女道士受籙》：「數星連斗出，萬里斷雲飛。」亦言此種情形。北斗秋橫：北斗七星，四星象斗，三星象柄。斗柄指向東、南、西、北，氣候相應而爲春、夏、秋、冬。秋橫，斗柄向西橫。雲髻影：楊鐵夫《吳夢窗詞箋釋》：「按道女裝束，每以黃紙書符簪髻上。」〔三〕二句言女子輕盈瘦削身形；亦切仙風道骨、羽化飛升之勢。「鶯」字帶出「黃」字，與「青」字共爲畫面添色。且「鶯」字暗點女子嬌柔。李白《過彭蠡湖》：「余將振衣去，羽化出羣煩。」青絲牘：衣帶漸寬之意，以喻瘦削。青絲：青絲腰帶。〔四〕「一曲」二句畫面意境空靈，亦切道場、修道情景。遊仙：遊心仙境，脫離塵俗。可指做道場。古詩詞專有遊仙一類。

〔五〕「十二闌干」句出主畫面。十二闌干：見《瑞鶴仙·贈道女陳華山內夫人》箋釋。「人在」句虛寫，烘托仙氣。見《瑞鶴仙·贈道女陳華山內夫人》箋釋。〔六〕結處以景收。殘酒：楊鐵夫《吳夢窗詞箋釋》：「釋家嚴酒戒，道家則否，故《真誥》有「玉醴金漿」之語。」「紅簾」句楊鐵夫《吳夢窗詞箋釋》：「『紅簾』切「道女」，

「啼鴉」應「酒醒」。《桐江詩話》：秦觀《贈暢道姑》詩：「禮罷瑤臺春日靜，落花滿地晚鴉啼。」蓓按：「睡重」二句已非清修，而涉俗道，謂「紅簾」切「道女」，恐無謂也。此詞下片宜與《瑞鶴仙·贈道女陳華山內夫人》參看。

【集評】

《古今詞統》卷九：（『鶯羽』二句）本於《詩》之「有鶯其領」。

陳廷焯《閑情集》卷二：語帶仙氣，吐棄一切凡豔，惟「腰減」五字病俗，在全篇中不稱。

蝶戀花

九日和吳見山韻〔一〕

明月枝頭香滿路。幾日西風，落盡花如雨〔二〕。倒照秦眉天鏡古。秋明白鷺雙飛處〔三〕。

自摘霜蔥宜薦俎。可惜重陽，不把黃花與^{〔四〕}。帽墮笑憑纖手取。清歌莫送秋聲去^{〔五〕}。

【彙校】

題：杜本、王本、朱二校本作『和吳見山韻』。別本同。鄭文焯《手批夢窗詞》：『詩詞無和韻無題之例，下卷和『丁宏庵』同有脫誤。』

【箋釋】

作於紹興。

〔一〕吳見山：見《水龍吟·用見山韻餞別》。〔二〕從桂花寫起。首句言桂香，因傳說月中有桂，故曰

『明月枝頭』。西風落花點時節。〔三〕二句所寫湖邊景色疑爲紹興鏡（鑒）湖。『倒照』句謂秦山倒映於水

面。秦眉：此當指秦望山。見《掃花遊·賦瑤圃萬象皆春堂》『秦鬢』。天鏡：喻指澄靜的水面。此疑指鏡湖。相傳軒轅氏鑄鏡於此，故稱鏡湖。此曰『古』，合軒轅傳說。白鷺雙飛：陸游《汎湖》：『白鷺雙飛導我前，自疑

身是水中仙。』『雙飛』，有雙棲雙飛之意，爲下片『纖手』伏勢。〔四〕三句言宴飲。摘蔥備尊俎，思嚼蕊餐

花，不改詩人心性也。『重陽』、『黃花』，時物當令。〔五〕二句乃才子佳人，融融洩洩，共放清歌，歡度重陽

之景。帽墮：用孟嘉落帽典。

【集評】

劉永濟《微睇室說詞》：起從月桂說。『西風』二句寫桂花落也。『倒照』二句，上句言山色如眉黛倒影入

湖中。『天鏡』，湖水平如鏡面也。李白有『開帆入天鏡，直向彭湖東』，是也。下句切秋時說。『白鷺雙飛處』，秋光最鮮明也。換頭從九日宴飲說。『自摘』句實寫宴飲。『可惜』二句言菊尚未花。『帽墮』句用孟嘉龍山落帽事。而曰『纖手取』，知宴席間有歌妓，故下有『清歌莫送秋聲去』之句。

楊鐵夫《吳夢窗詞箋釋》：『秦眉』，指秦望山。用秦望山，則此詞疑作於紹興。

鳳棲梧 甲辰七夕^{〔一〕}

開過南枝花滿院。新月西樓，相約同針線^{〔二〕}。高樹數聲蟬送晚。歸家夢向斜陽斷^{〔三〕}。
夜色銀河情一片。輕帳偷歡，銀燭羅屏怨^{〔四〕}。陳跡曉風吹霧散。簾鉤空帶蛛絲捲^{〔五〕}。

【彙校】

調：朱二校本作『蝶戀花』。別本同。

【聲律】

《詞譜》卷十三：『蝶戀花』，賀鑄詞名《鳳棲梧》。此與馮延巳詞同體。

【箋釋】

〔一〕甲辰：淳祐四年（一二四四）。七夕：見《六么令·七夕》箋釋。

〔二〕首三句謂早在梅花盛開的

一箇夜晚（蓋冬春離別之夜），新月初上，二人曾相約一起過七夕（預定秋日歸期）。南枝：指梅花。見《暗香疏影·賦墨梅》箋釋。

〔三〕二句謂如今約期已到，而歸家之夢卻破滅了。『高樹』句用宋姜夔《惜紅衣》詞：『高樹晚蟬，說西風消息。』

〔四〕『夜色』句說到七夕。『輕帳』二句回憶昔日二人同過七夕情景。『銀燭羅屏怨』，蓋銀燭因閑甚而怨；唐朱慶餘《近試上張水部》詩『洞房昨夜停紅燭』；羅屏因忙甚而怨：夢窗《鶯啼序》（殘寒正欺病酒）『倚銀屏、春寬夢窄』。

〔五〕『陳跡』句回到眼前。『簾鉤』句寫閨中人捲簾望歸情景。捲簾，望歸意。『蛛絲捲』，謂期盼已久。又，蜘蛛有報喜意，見《虞美人》（背庭緣恐花羞墜）『起看檐蛛結網、又尋思』箋釋。『空』，希望落空。

鳳棲梧 化度寺池蓮一花最晚有感〔一〕

湘水煙中相見早。羅蓋低籠，紅拂猶嬌小〔二〕。妝鏡明星爭晚照。西風日送淩波杳〔三〕。
惆悵來遲羞窈窕〔四〕。一霎留連，相伴闌干悄〔五〕。今夜西池明月到。餘香翠被空秋曉〔六〕。

【彙校】

調：朱二校本作『蝶戀花』。別本同。

【箋釋】

此詞詠蓮，以蓮喻美人。借一花最晚，而寄託懷人之思。

〔一〕化度寺：見《夜行船·寓化度寺》箋釋。

〔二〕首三句謂湘水煙中早就曾邂逅過紅拂仙子，看伊羅蓋低籠，模樣嬌小可人。湘水煙中：巧用《湘中怨》、《煙中怨》二傳奇之字面，既切合蓮花水上生性，又隱用傳奇之事以附會仙女身份。《湘中怨》事，見《瑣窗寒·玉蘭》箋釋。《煙中怨》事，見《絳都春·爲李質房量珠賀》箋釋。『羅蓋低籠』，切荷葉姿態，形容仙子車蓋。紅拂：原指揮塵用具。指紅拂女。此用以指『一花獨晚』者。相傳隋末李靖以布衣謁越國公楊素，楊姬妾羅列，中有執紅拂者貌美，深情矚目李。其夜五更，紅拂私奔，與李同歸太原。見《太平廣記》一九三《虬髯客》引五代杜光庭《虬髯傳》。

〔三〕二句謂衆仙子爭相競顏，在天鏡前盡展芳容，直至西風將她們送歸。『妝鏡』句，化用唐杜牧《阿房宮賦》：『明星熒熒，開妝鏡也。』妝鏡：此喻水。明星：喻衆蓮。晚照：夕陽影。喻最後芳容。淩波：仙子腳步。見魏曹植《洛神賦》：『淩波微步，羅襪生塵。』

〔四〕『惆悵』句謂紅拂仙子珊珊來遲，因其羞於與衆芳比美，見衆姊妹皆走，故爾惆悵。

〔五〕二句謂正因其來晚，故得一霎留連，二人相伴，悄立闌干。『悄』，情愫悄然滋生。

〔六〕二句回到現實，暴露作意。亦題中『感』之所在。可惜今夜月明，蘇州西池之上不會發生如此動人的故事，餘香翠被，空待秋曉而已。作意乃盼歸。但願閨中之人，能如化度寺池中之晚花，堅持到最後，等待自己歸來。有期盼，有擔憂，有憐惜。

【集評】

俞陛雲《唐五代兩宋詞選釋》：『詠花而兼懷人，花與人合寫。結句言閨紅已過，只餘翠蓋田田，雖仍詠晚蓮，而翠被秋寒，隱有人在，有手揮目送之妙。』

浣溪沙

仲冬望後，出迓履翁，舟中即興^{〔一〕}

新夢遊仙駕紫鴻^{〔二〕}。數家燈火灞橋東。吹簫樓外凍雲重^{〔三〕}。

石瘦溪根船宿處，月斜

梅影曉寒中。玉人無力倚東風^{〔四〕}。

【彙校】

灞橋：毛本、杜本、王本、朱二校本、《四明》本作『灞陵』。朱四校本同。

【聲律】

《詞譜》卷四：唐教坊曲名。共五體。此與韓偓詞同體（正體）。

【箋釋】

夏承燾《吳夢窗繫年》謂或作於淳祐九年（一二四九）。諸家皆同此說。楊鐵夫《吳夢窗詞箋釋》：『玩詞，爲履齋下訪作。《宋史·理宗紀》：履齋淳祐九年（一二四九）八月知紹興府。題云「仲冬」，時初到任。嘗親邀夢窗入幕，故有「倚東風」之語。未入幕，故仍稱「履翁」，已爲資政殿學士，故比以寇準。』吳熊和《唐宋詞彙評·吳文英》：『《寶慶會稽續志》卷二安撫題名：「吳潛淳祐九年八月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，十一月八日到任。十二月八日，除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」十一月即題云「仲冬」。吳潛十一月八日到任，題云「望

後」，到任七日後矣。十二月八日除閣揆，在紹興僅一月耳。』蓓按：夢窗初識吳潛，或當在嘉熙二年（一二三八）八月，時吳潛由慶元改知平江。嘉熙三年正月，陪吳潛看梅滄浪亭作《金縷歌》，潛有和作。此詞首句用寇準宰相事，據《宋史》，吳潛淳祐七年夏四月同簽書樞密院事，即為宰相，為從二品。五月兼權參知政事，七月罷，依舊端明殿學士知福州、福建安撫使。九年八月為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、浙東安撫使，十二月八日，除同知樞密院事，為正二品。此詞最有可能作於此時。

〔一〕履翁：吳潛（一一九六—一二六二），字毅夫，號履齋，生於德清。嘉定十年（一二一七）進士第一。嘉熙二年八月知平江府。淳祐九年八月，知紹興府、浙東安撫使。十二月，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拜右丞相兼樞密使。開慶初，轉左丞相樞密使，封許國公。以沈炎論劾（出賈似道主意），謫化州團練使。景定初安置循州。景定三年（一二六二）卒。《宋史》有傳。事跡另見《咸淳臨安志》、《吳郡志》、《寶慶四明志》、《紹興府志》等。詞有《履齋詩餘》三卷。蓓按《寶慶四明志》：『《宋史·吳潛傳》載潛以右丞相罷為觀文殿大學士，尋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。至官，條其軍民久遠之計告於政府，奏皆行之。又積錢百十七萬三千八百有奇，代民輸帛，前後所蠲五百四十九萬一千七百有奇。是潛蒞鄞以後宦績頗有可觀……至潛所著文集，世久無傳，後人掇拾叢殘，編為遺藁，亦殊傷闕略，此志載潛吟藁二卷，共古今體詩二百九首，詩餘二卷，共詞一百三十首。皆世所未覩。』夢窗集中贈吳潛之作凡三。另兩首為：《金縷歌·陪履齋先生滄浪看梅》、《絳都春·題蓬萊閣燈屏履翁帥越》。另《江神子·送桂花吳憲時已有檢詳之命，未赴闕》一首，向誤以為贈吳潛之詞，實『吳憲』乃吳潛之兄吳淵。見該首箋釋。〔二〕上片託之以夢，筆勢在吳潛一邊。首句多義。一指吳潛新任之職，此當指淳祐九年八月以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平江府事。紫鴻：宋代官服公服（即常服）三品以上用紫色，此時吳潛官在從二品，自當服紫。一指聽聞吳潛要來。北宋時寇準訪魏野于茅廬，魏野作《謝寇相公相訪》詩：『驚

迴一覺遊仙夢，村巷傳呼宰相來。』時吳潛已爲同知樞密院事，具宰執身份。三則字面意思，謂夢到吳潛騰雲駕霧跨鴻而來。

〔三〕二句謂夢中游仙（吳潛）所在地。『數家』句謂於西湖風雪中尋找詩興，『吹簫』句謂於城樓吹簫引鳳，一派逍遙，正乃『遊仙』境地。數家燈火：方回《湖隄雨中夜歸》詩：『夜雨昏昏欲雪天，數家燈火北山前。』灞橋：在長安東。此當指杭京。宋孫光憲《北夢瑣言》七：『相國鄭綰善詩……或曰：「相國近有新詩否？」對曰：「詩思在灞橋風雪中驢子上，此處何以得之？」吹簫：舊題漢劉向撰《列仙傳》卷上：『蕭史者，秦穆公時人也，善吹簫，能致孔雀、白鶴於庭。』凍雲：欲雪時的陰雲。切『仲冬』天氣。又宋王應麟《玉海》卷三十：太宗親征，御製詩有『鑾輿臨紫塞，朔野凍雲飛』之句。〔四〕下片說到溪舟迓迎靜待，筆勢在自己一邊。意境清寒孤瘦，與上片迥異，爲二人各占身份。石瘦：蘇軾《與毛令方尉遊西菩提寺》：『水清石瘦便能奇。』溪根：溪邊。此處夢窗造境，以男女事喻吳潛與自己的官、僚依存關係，無力玉人，即弱勢的、有待依憑的自己。倚東風，即盼有所憑藉。東風：喻指吳潛。亦合仲冬時節之盼。

浣溪沙

題李中齋舟中梅屏^{〔一〕}

冰骨清寒瘦一枝。玉人初上木蘭時。懶妝斜立澹春姿^{〔二〕}。

月落溪窮清影在，日長春

去畫簾垂。五湖水色掩西施^{〔三〕}。

【彙校】

題：杜本、王本、朱二校本作『題李中笙舟中梅屏』。別本同。

【箋釋】

〔一〕李中齋：生平無考。梅屏：畫有梅花的屏風。〔二〕冰清玉骨、寒瘦，皆形容梅之字眼。玉人：

喻梅。木蘭：指舟。斜立：喻梅之姿態。〔三〕明月、清溪，爲賞梅之佳境，而今因梅在屏上，故月落也罷，

溪窮也好，皆不妨礙其清影長存。『清影』點『梅』。『日長』句明點『屏』字。『春去』，攬同『月落溪窮』，謂春去而梅不去。『五湖水色』，『舟』之環境，亦梅之佳襯。五湖：指太湖。相傳范蠡佐句踐滅吳之後，即與西施汎舟五湖而去。掩：相掩映。西施：喻梅。

浣溪沙

觀吳人歲旦遊承天〔一〕

千蓋籠花鬪勝春。東風無力掃香塵。盡沿高閣步紅雲。〔二〕

閑裏暗牽經歲恨，街頭多

認舊年人。晚鐘催散又黃昏。〔三〕。

【彙校】

題：鄭文焯《手批夢窗詞》：『「承天」下當有「寺」字，今寺在都亭橋堍。』

【箋釋】

〔一〕承天：承天寺。朱祖謀《夢窗詞集小箋》：『《吳郡志》：能仁禪寺，在長洲縣西北二里，即梁重玄寺，